

散文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散文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

2005年中国散文精选

2005



散文

SANWENJINGXUAN

{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}
{ 2005年中国散文精选 }

SANWENJINGXUAN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5 年中国散文精选/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1

ISBN 7-5354-3172-0

I .2...

II .中...

III 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 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3649 号

责任编辑:康志刚 陈俊帆

责任校对:黄黎丽 龚梅芳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0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武汉市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:15 插页:1

版次: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75 千字 印数:1-11000 册

定价:23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编选说明

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。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甚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现在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决定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（分上、下两卷）、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、诗歌选、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、题材热点、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

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雷达同志总负责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；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；

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；

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；

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；

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、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；

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。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目 录

人生三昧

小车不倒只管推/林斤澜	1
书林穿行断简/葛光光	5
国家的投影/蒋子龙	11
我的写作之路(节选)/王兆军	15
谁家玉笛暗飞声/舒 婷	33
我们这代人的性启蒙和性教育/程 青	38
那年在厦门听雨/刘兆林	47

心灵有约

古道西风/孙 郁	54
前有恽逸群/王大龙	71
记丁玲/张凤珠	74
父爱如天	
——我的父亲臧克家/臧小平	88
火样晚景	
——兼悼费孝通先生/王乾荣	102

2005年
选

九月诗人唐湜/程绍国	116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《红色记忆》二三事

——我的亡妻沈蓉/李 普	126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斜阳系缆

——亡友吴方10年祭/朱 伟	141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望柳庄/王宗仁	144
---------------	-----

遥望查果拉/袁山山	153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不是遗言的遗言/梅 洁	157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三哥的铅色人生/王兆胜	164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静夜思

“狼文化”与市侩哲学/林 希	170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一嗟区冶子，铸剑不铸人/黄永厚	17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诗之草/邵燕祥	176
---------------	-----

读树/李国文	180
--------------	-----

不要挡住我的阳光/周国平	186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歌德的浪漫情怀（外一篇）/林 非	19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高贵的善良和高贵的痛苦/岳建一	19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做闲懒人，过没钱的生活/刘亮程	20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只是当时已惘然/张曼菱	212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做个平民有多难/韩小蕙	220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邂逅/朱以撒	232
--------------	-----

世说新语

海上书二章/汗 漫	241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滚烫的石头/彭 程	248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两个小旅馆/张爱华	259
北京日记/张立勤	270
光明的芬芳/小山	278
镜子（外一篇）/格致	287

地北天南

三汊浦祭/谢冕	300
文武赤壁/朱增泉	307
连城瞻礼/王巨才	312
我可爱的雪乡/阿成	321
八月桂花/王剑冰	326
棋子山拾棋/卓然	332
泰山赋/李木生	336
吴歌软调常继续/王本道	343

域外丛话

俄罗斯八日/王蒙	347
自由不是免费的/刘醒龙	363
去剧场的路上/程宝林	371
于是，他说 ——关于美学的断想/孟昌明	378
孤独与热闹/林鸣岗	389
跨越千年的风采/刘元举	393

2005年
选

小车不倒只管推

林斤澜

一、耄耋

二〇〇二年我虚岁八十，走上耄耋路程。

想想前人先贤，有四五十就写自寿自白自述的。亲朋好友如若“唱和”，也会热闹一时。我做文字工作半个多世纪，写点什么不烦难。就是五言七言、合辙押韵也是能够的。

二〇〇三年周岁八十。

看看前一年文字，实在“老套”。只有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，贴近心态。但这句话一看就是来自歌谣，决非个人的创造。难道真落得“天下文章一大抄”。

再者，想想世界上抄来抄去，千年还不休。看看个人，抄到古稀今不稀，无论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偏偏硬撑着一句话了不得：“语不惊人死不休。”

耄耋路程上，本当超脱，如此却驮上了“困惑”。是怎么驮上的？回头问问“古稀”。

二、古稀

古稀今不稀，我给香港那边编了本书，题名“句点年月”。“句点”两字，是我“锁门”想出来的。那年月赶上节骨眼，那节骨眼赶上“大事小情”。“大事小情”是媒体上爱用的词儿，指的是特别的风波，

2005年
先

另外我是说文学上的特别。我觉得需要格外安静地想一想，就从门缝里出手，给栅栏挂上铁锁，把自己锁在里边。先前先后，我都没有这样的习惯，这回是从同事那里听来的。正在斟酌“句点”的时候，有人远近找我开笔会，差点儿发生了误会。

我发过牢骚，把“句点”和“经典”弄混了。

文学是什么？不过是“写什么”“怎么写”。

永恒的主题就那几个，流行的样式就那几样。

写了千百年下来：

“写什么”？嚼过的馒头。

“怎么写”？偷来的锣鼓。

这几句牢骚其实也陈旧，不过是老古话“天下文章一大抄”的翻版。

那一句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也硬撑在千古流传之中，不是翻版，也是盗版。

翻版与盗版，风吹又雨打，立碑如碣，模样如经典。倒叫人挖根刨底，不妨再“返祖”一时代，抠抠知命不知命。

三、知命

知命不知命，反正自我感觉良好。总开夜车，熬一路的磕绊，拼十年八年的输赢。可怜眼见冒了头，出山有日。却碰着这个那个的阳谋阴谋沙尘暴，紧接着史无前例的黑暗，整十二年什么也干了，就是不干本行，不写一字。

忽然可以写字了。我坐小板凳，按发黄的稿纸于大板凳之上，眉花眼跳之际，想起最良好的时光过去了。好比市场上切段卖鱼的，中段叫猫叼走了，摊上只剩下头尾。

忽然政策大变。

敏感的叫道：作家活着，作品死了。

钝感到离了政策挪不开步，不是老泪纵横，就是目光茫然。

我又感觉良好，提起精气神，把宣传政策的写作叫做“图解”。这名称来自建筑，最常识的解释是“看图识字”。最逻辑的演绎是“概念化”。从概念出发，经过概念的矛盾，用概念结束。

我高呼“图解”是写作的大敌。“图解”把写作带进了死胡同。多少年来，“图解”窒息了写作。我套用少年时学来的警句：“图解”，还有什么文艺呢？

这时，恰好改革到来。门户开放，外国思潮涌进。

一会儿，满刊物的意识流。一会儿，编辑部里全是人与人不可理解，世界荒谬。一会儿想入非非，一会儿寻根……可就是生活还是“泥河一样流”，文学的时尚，与生活的真实脱节。在这脱节时候，“图解”又快又好，是制造快餐的好手。

我痛恨的“图解”不死。“图解政策”没戏了，它会作兴“图解思潮”。

随后，出现有规模有分量的作品，不可小看“图解”，也能做正餐。原来这也是一种正经做法，也能做得不愧时代。

只不过“图解政策”或“图解思潮”，都是“解”人家的“图”。若进一步把自己的“图”也“解”起来，才算得创作。也才发生懂与不懂、全知全不知、形成与形不成的创造境界。我少年时候接受过的大师教导，教导有方，方是方针方向，也是有棱有角。拗嘴。要想打破砂锅，还得倒回少年去。

四、少年

认识再认识“图解”的某日，风和日丽，书记关心说道：

“我看了你几篇东西，不大懂。总要先叫人懂才好吧。”

我随口答道：“自己也不大懂，怎么好叫人懂。”

书记严肃了几秒钟，答道：

2005年
(先)

“自己也不懂，写它干什么！”

“自己也懂了，写它干什么！”

双方都明白，一字之差，却是针锋相对，两种对立的文艺观。

书记有修养，文学有派别，书记说他认识文学以来，主流、主题什么的，总是要人懂。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嘛，作品起教育作用嘛……

我插句嘴：全科大夫，无所不知。

书记犹豫片刻：当然政策一变，例外。我现在是说例内，你这个“自己也不懂”又是什么派，挺新潮的。

我断然回答：不。古典。还挺主流。

上世纪初，革命兴起。文学青年崇拜两个导师，简直是偶像：中国的鲁迅，外国的高尔基。高尔基的“与青年作家谈话”是写作经典，写什么？写“未形成”“未确定”。这两个词不但新鲜，不但启发想象，也是文艺的生命。鲁迅使用匕首：一篇要有一个教训吗？那还有什么文艺！文艺不就是宣传。颜色不就是花。政治与文艺的歧途……他的“横着站”，最使少年折服。

好像变戏法的，千双眼盯着，一抖手彩，说变就变了。

阴谋阳谋的沙尘暴，无法无天无前例的黑暗。

许多歌听不见了。

导师的宝座给供起来。

许多“不懂”成了困惑。许多的“懂”成了主流。

小车不倒只管推。

推倒耄耋路程。

困惑。

是你的站台。

也是你的起点。

也是你的句点。

今天，你站在这里忘年。

明天，你站在这里忘言。

书林穿行断简

葛兆光

断简之一：三年一箱书

三十五年前的秋天，我离开城市去当农民。记得那天下雨，天色沉甸甸的，阴云好像扯也扯不开，风卷着细雨斜斜地漫过来，空气中就有一种忧郁。我告别家人的时候，并不像徐志摩告别康桥那么轻松，“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”，我带的东西很沉很沉，左手提着足以过冬的行李卷，右手拎着一个很重的樟木箱。

箱里装的，是我后三年天天翻看的书，现在想想，还记得的书里面，有一套说不清楚什么版本的《石头记》，因为前面缺了好几页，不过后来三年里成了我的镇箱之宝。在那个年代里，“夜深挑灯看禁书”，没有革命说教的书反而“奇货可居”似的身价百倍。有半套刘大杰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说半套太夸张，其实三册里只有一册，还缺了好几页。还有两本封面已经看不清楚的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，到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《宋元学案》只是半部，其实还缺了卷五十一以下的一册。此外，还有当时年轻人最爱读的三部英雄主义小说《斯巴达克斯》、《牛虻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后来的三年里面，这些书成了我煤油灯下的伴侣。在阅读中，我可以时而很革命地想象着世界“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”，仿佛“不窥牖，知天下”，时而很哀婉地想到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，被一首《葬花辞》借去半天的心思，时而又被历史挟裹着情绪沉浮，快意地念诵着“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”，和杜甫一起经历大喜大悲。

2005年
选

在那个时候，这些很希罕的书也是可以互相借的，毕竟都是同命运的人，所以一千多天里面，这些书被周围二三十里的朋友借来借去，从这一寨子到那一寨子，渐渐越借越少，直到有一天，它们终于再也找不到了，也正是这个时候，我离开了那个一千天我日日相处的苗民和苗寨。走的那天，天还是下雨，天色仍然沉甸甸的，我左手拎的还是那个行李卷，右手拎的还是那个樟木箱，可是箱子却变得很轻，书已经没有了，那一行行的字、一首首诗和一个个故事，化成读书精魂驻扎在心里。

断简之二：书林穿行

四分之一世纪以前，我从贵州考进了北京大学。也许是读大学时，已经快到而立之年的缘故罢，那时候的人，仿佛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，我可能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最勤快的读者。那时北大的学生好幸运，学生的借书证，居然可以借十函线装书，于是，绝不让它有半天的闲置，每次到图书馆去，都是用网兜扛出一大堆来，几天以后，匆匆地又扛一大堆去还，害得图书馆员支起老花眼镜，从镜框上用疑惑的眼光打量我，心想，到底这家伙是真的看，还是借来还去，扮演狗熊掰棒子的把戏做做样子？其实，怎么会是做样子，那个时候，看书好像疯了一样，在苗寨昏暗的煤油灯摇曳之下，也能看他个三五小时，何况是在大学宿舍明亮的日光灯下！

常常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库里穿行。那个时候，好多线装古书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人翻看过了，上面积满的灰尘常常会让人喷嚏连连，苦不堪言，不过，看书，看古书，看没有人看的古书仍然是一种愉悦，除了看书的愉快，也有过意外的发现，放在尘封已久的书库里的书中，有时会夹了一些名人当年偶尔遗忘在书中的便条和书简，这些便条或书简夹在书里几十年，也把往事尘封了半世纪，被我偶然地撞见，常常让我有寻宝得宝的惊喜。一次，看到一位已经过世的老先生当年给胡适的

信，信上卑躬屈膝地央求胡适，能否给刚刚毕业的他找个差事，顿时让我想起后来他严词批判胡适的事情，不由得产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，但稍稍也有一些窥破人心不够厚道后的窃喜。

看书也有怅然若失的时候，我当时重点看宋人文集，自以为看得前无古人的多，但当年北大图书馆所藏很多宋人文集的借书签上，却都签有“钱钟书”三个字，也许是当年他做《宋诗选注》时的记录，这让我仿佛有“崔颢题诗在上头”的感觉，直到翻得一册没有钱先生题字的书，才嘘出一口气，好像发现一部钱先生没有看过的宋人文集，也仿佛是一个大发现似的，不过，这种发现似乎不太多，这时才体会到前辈学者读书范围的广大。

在这种阅读中过了二十五年，渐渐地没有了炫博争胜的念头，只是仍然一本一本地看。看书成为一种习惯，习惯如果很顽固，就仿佛上瘾，“瘾”这个字用了“病”字作偏旁，真是有它的道理，妻子打趣说，现在我好像一天不看书，就好像烟鬼没有烟抽一样，觉得欠欠的，心里好像空了一块儿。书林中的穿行，似乎成了日常功课，纸上的旅游，往往比地上的旅游更开心。今年到台湾大学来，便一头扎进图书馆，因为这里有当年日据时期台北帝国大学购置的好多日本早期杂志，在密集书库中一本一本翻，扑面而来的是旧时纸张油墨放久了以后特有的微微霉味，在这种气味中我想起百年以前的往事，不免又随着历史重走一遭。

断简之三：旅游、围猎和侦探

说到阅读，陆续想起来三个比喻。

先想到的一个，是参加旅行社的旅游者，一大队人由导游带着在书林里浏览随喜，读不读得到好书要看导游是否尽心，不必太怀疑这种导游的意图。旅行社的导游大都有一個固定的套数，成了套数的路线选的是公认的景致，虽然未必真实，却总是大致不差地让你满足“到此一

2005年
选

游”的愿望。跟着学术导游和导读走，这是普通读书人的路数，看看历来的“导读书目”，也看看年年要评的“十大好书”、“必读书单”，想起的是梁启超、胡适这些人开出的“最低限度阅读书目”，虽然让鲁迅狠狠地挖苦一通，但是这些青年导师大体上并不是有意害人的人，不妨跟着走上一趟。

当然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，我前两年就当过这样的角色，有一次是应邀给暑假读书郎开书目，想了很久才知识与兴趣兼顾地开出十一种（不知道为什么是“十一”），想了很久，说明我还是真心实意地想贡献一些经验。不过，套用胡适之的一句话，读书被人牵了鼻子走，终究不是好汉，所以更上一层的，是读者自己在书海里寻觅，于是，这里就有了第二个比喻，就是猎场秋狩的打猎人。看英国人打猎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大概就像当年我们清朝八旗的木兰围猎罢，大规模地包围和驱赶，虽然不像殷墟卜辞和《逸周书》里记载的每次都能猎获若干鹿鹿，但总是可以寻到一些狐兔。这比喻的是自己到图书馆去访书，或者到旧书摊里寻书，整日价地穿行在图书的密林里面，有时眼睛一亮，找到三两种喜欢的书或者有用的书，有了收获，便掌得胜鼓而去，一骑绝尘。

这是最愉快的阅读者，没有强迫性的耳提面命，没有功利性的计算考量，兴趣是惟一的指标，愉快是最后的收获。但是，对于我们这种职业读书人来说，那仿佛是奢侈的阅读，决不是我们这种专业的阅读者。那么，我们是什么读者呢？这里就有了第三个比喻，就是我们这种阅读者仿佛是专门职业的侦探。左抽右绎，上下求索，当年傅斯年说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，找什么？找破案的线索，于是阁楼上翻翻，弄得满身尘土，垃圾里找找，惹得一团臭气，找到了兴高采烈，找不到垂头丧气。记得有一年我在北京柏林寺的图书馆看清代所刻的旧书，外面雪花飘飘，屋里煤气熏人，偏偏翻的书里虫眼伴着霉味，让人直打喷嚏，八小时过去，天色擦黑，却没有找到半个线索，于是这一天心情郁闷。

断简之四：书事记幸

心情郁闷固然免不了，但是意外惊喜也不少。侦探式的阅读，常常已经进入专业研究，专业研究其实是苦事，因为它必须锱铢必较，寻头觅缝，把赏心乐事变成自我折磨，把养情怡性变成智力考校，人与书过不去似地想穿透纸背。惟一的愉快，就是在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的时候，突然“得来全不费功夫”地找到线索，使案情豁然开朗。

说起来，像古典学者瓦拉（Lorenzo Va Ua）以精密的语文学文献学推翻“君士坦丁封赐”（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）的历史、商博良（Jean Francoi sChampolion）从阿布辛勒神庙铭文破译埃及古文字从而打开古埃及大门的幸运，并不是常有的事情。不过，侦探式的阅读者也常常有意外的惊喜。我自己记得很清楚的有两次，一次是在法式善的文集中偶然发现内府《全唐文》的线索，从而步步推演，顺藤摸瓜，确定现在的清朝官修《全唐文》原来借用了海宁陈氏早年编的《唐文》为底本，并不全是清朝官方学者的辛劳，那是20年前的事情，刚刚出道就有所斩获，这让我至今感到很得意。一次是在日本大阪关西大学图书馆发现王国维先生《殷墟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》的手稿，从而知道近代学术史上这篇最著名的论文，现在通行的版本都没有后面的《余论》，所有的研究者都不知道这篇《余论》的存在，然而他送给内藤湖南的这份手稿后面，却附有这一段思考很深的文字，顿时让人明白，其实看似细碎的考据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支撑，看似传统的方法背后有极现代的想法，这真是学术史上的一大因缘。记得刚刚看到那手稿的时候，高兴得仿佛掘到金矿。

混杂着艰辛和愉悦，时而心烦意乱，时而兴奋莫名，有时面对书山厌烦得几乎无法继续下去，但是有时又如瘾君子一样对书本恋恋不舍，可是阅读就是“命”，“命”可以有很多种含义，它是“命运”，也是“宿命”，人有时是很奇怪的，视作“生命”的东西，有时未必是最快乐

2005年
选